

## 徘徊於兩個文化間的孩子

### 在多元環境中成長所遭遇的挑戰

#### 05-18

當十五歲的塔拉·寇勒談到新家的生活時，她聽起來簡直就像一個被流放的人。兩年前全球經濟商機的有利條件，將她們全家從加州吸引到印度的邦加羅爾，現在這位少女覺得自己被困在外國的土地上。舉個例子來說，她的學校要求學生要稱呼老師為「先生」「女士」，學生要穿著打領帶的制服（連女生也一樣），還要戴名牌。

許多像塔拉這樣的年輕人，發現自己的生活被父母的全球性職涯整個顛覆了，因此他們在印度和中國等國家中，必須努力面對新學校的社會規範及迥然不同的文化，在這些國家中，極度貧窮和來自海外人士的舒適住宅區，只有一牆之隔。

家長與其他人相信，這樣的經驗一定能創造出一個自在地穿梭於東西方之間的全球公民新世代。「中國和印度在二十、三十年後，將會躍上世界舞台的正中央，」塔拉的母親菲妮·寇勒說道，她從成功的矽谷企業家轉而成為創投家，「然而中國和印度的文化，卻與美國文化截然不同。」

#### 對孩子是好是壞？

這種經驗對這些年輕人會有什麼影響，尚不得而知。即使其中也有一些叛逆時刻，但很多人談起住在印度時光，卻充滿正面的回應。連塔拉也是如此，她承認，「我很高興能接觸到這種全球化的環境，它已經改變我了。」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相信，把年輕人遷移到地球的另一端對他們最好，尤其是在他們還是小學年紀時。索米尼拉亞南·沙達戈潘是聲譽卓著的「印度資訊工程學院」創始董事，他在幾所印度國際學校和年輕學子聊天，發現有些人在文化上失根無依。索米尼拉亞南表示，「在有些情況中，他們變得困惑混亂。」

#### 05-19

沒人知道，有多少青少年和九到十二歲左右的孩子發現自己橫跨兩個世界。印度「國家軟體服務協會」(簡稱 NASSCOM) 估計，至少有兩萬名自國外回流的印裔海外人士——此地稱之為印度僑民——和他們的孩子一起回到這個南亞國家。NASSCOM 副主席拉吉·沙拉瓦指出，他們之中有很多都來自矽谷，從事科技產業。沙拉瓦和其他人預期，隨著經濟商機持續成長，來到印度的加州旅外人士數目將會迅速增加。

對印度僑民來說，這是讓孩子認識印度文化和多世代家庭的方法。絲理迪薇·康那魯表示，「他們可以看到我是如何長大的。」康那魯是「思科系統」公司主管，最近帶著兩個孩子從加州搬到印度。

十五歲的克里娜·蘇嘉莉達指出，「來到這裡，打破了美國就是一切的心智迷思。」她之前住在加州聖荷西，目前在邦加羅爾已住了四年多，克里娜說，「你會體認到，原來這個世界上還有更多事物，這是很棒的經驗。」

#### 適應改變

不過，要理解像塔拉這樣的學生為什麼會對新家有意見，也並不難。她的學校規定「任何時候有成人進入教室時，學生都必須起立，」校長馬修·蘇利文解釋道。

當來自海外的學生剛抵校時，校長會和每個人談話——尤其是美國人——他會告訴他們，必須了解自己已經不是在加州了。蘇利文自己也是美國人，他相信，對學校的嚴格規定以及印度其他地方的適應能力，能讓學生步上正軌，好為他們日後的全球化生涯做預備。

「我幾乎可以確定，這個學校的每一個學生都將有個國際化的生涯，」他表示。「他們對未知將無所懼怕，也會清楚該如何調適。」

## 05-20

邦加羅爾科技界領袖斯利達·米塔補充說，在雙文化中成長，能讓人「比我從前對更多事情採取開放態度」，而且能避免許多成年人從事全球化商業時所感受到的「文化衝擊」。

話雖如此，美國文化在印度卻很矛盾地既普遍存在也遙不可及。在學校裡，塔拉被印度友人嘲笑她的美國腔；回到家，她上網和美國的朋友聊天。夏天時，她和妹妹會回矽谷去上暑期學校、參加各種活動。就和其他旅居外國的孩子一樣，塔拉會回美國唸大學。

雖然塔拉反對嚴格的學校紀律，這位青少年卻很喜歡印度其他文化層面，她和其他人都說，邦加羅爾的生活中以社區為導向的程度，比美國更甚，專供從海外移居此地人士居住的住宅區，提供了安全緊密的鄰里環境，讓孩子有時間發展人際關係，這裡沒有中學畢業舞會，團體活動取代了約會。家長們表示，同儕壓力少了許多，「這裡的孩子成長速度比較慢，」塔拉說道。

### 施予的啟示

當然，這些年輕人過的是高水準的生活，但是他們同時也目睹加州同儕無緣見到的生活層面。當暴雨把邦加羅爾淹成水鄉澤國，「思科」執行副總裁威姆·艾弗林克提醒他的孩子，就在離他們家幾公里的地方，有許許多多家庭變得無家可歸。

十二歲的麥克斯·艾弗林克前年的生日，都請求他的朋友把原來要花在禮物上的錢，捐給慈善機構。麥克斯表示，「在美國，你看不到這麼嚴重的貧窮問題。」

然而，艾弗林克一家人的加州老家，距離邦加羅爾似乎也並非那麼遙遠。麥克斯說，「你從前的生活不會消失，只是又多了一種生活罷了。」